

第十五回

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

却说管夷吾字仲，生得相貌魁梧，精神俊爽，博通坟典，淹贯古今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济世匡时之略。与鲍叔牙同贾，至分金时，夷吾多取一倍，鲍叔之从人心怀不平。鲍叔曰：“仲非贪此区区之金，因家贫不给，我自愿让之耳。”又曾领兵随征，每至战阵，辄居后队，及还兵之日，又为先驱。多有笑其怯者。鲍叔曰：“仲有老母在堂，留身奉养，岂真怯斗耶？”又数与鲍叔计事，往往相左。鲍叔曰：“人固有遇不遇，使仲遇其时，定当百不失一矣。”夷吾闻之，叹曰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哉。”遂结为生死之交。

值襄公诸儿即位，长子曰纠，鲁女所生，次子小白，莒女所生，虽皆庶出，俱已成立，欲为立傅以辅导之。管夷吾谓鲍叔牙曰：“君生二子，异日为嗣，非纠即白。吾与尔各傅一人。若嗣立之日，互相荐举。”叔牙然其言。于是管夷吾同召忽为公子纠之傅，叔牙为公子小白之傅。襄公欲迎文姜至禚相会，叔牙谓小白曰：“君以淫闻，为国人笑，及今止之，犹可掩饰。更相往来，如水决堤，将成泛滥，子必进谏。”小白果入谏襄公，曰：“鲁侯之死，嘖有烦言，男女嫌疑不可不避。”襄公怒曰：“孺子何得多言！”以屣蹴之。小白趋而出。鲍叔曰：“吾闻之：‘有奇淫者，必有奇祸。’吾当与子适他国，以俟后图。”小白问：“当适何国？”鲍叔曰：“大国喜怒不常，不如适莒。莒小而近齐，小则不敢慢我，近则旦暮可归。”小白曰：“善。”乃奔莒国。襄公闻之，亦不追还。及公孙无知篡位，来召管夷吾。夷吾曰：“此辈兵已在颈，尚欲累人耶？”遂与召忽共计，以鲁为子纠之母家，乃奉纠奔鲁。鲁庄公居之于生窦，月给廩饩。

鲁庄公十二年春二月，齐公孙无知元年，百官贺旦，俱集朝房，见连、管二人公然压班，人人皆有怨愤之意。雍廩知众心不附，佯言曰：“有客自鲁来，

传言公子纠将以鲁师伐齐，诸君闻之否？”诸大夫皆曰：“不闻。”雍遂不复言。既朝退，诸大夫互相约会，俱到雍廩家，叩问公子纠伐齐之信。雍廩曰：“诸君谓此事如何？”东郭牙曰：“先君虽无道，其子何罪？吾等日望其来也。”诸大夫有泣下者。雍廩曰：“廩之屈膝，宁无人心？正欲委曲以图事耳。诸君若能相助，共除弑逆之贼，复立先君子，岂非义举？”东郭牙问计，雍廩曰：“高敬仲，国之世臣，素有才望，为人信服。连、管二贼得其片言奖借，重于千钧，恨不能耳。诚使敬仲置酒，以招二贼，必欣然往赴。吾伪以子纠兵信，面启公孙，彼愚而无勇，俟其相就，卒然刺之，谁为救者？然后举火为号，阖门而诛二贼，易如反掌。”东郭牙曰：“敬仲虽疾恶如仇，然为国自贬，当不靳也，吾力能必之。”遂以雍廩之谋，告于高傒，高傒许诺。即命东郭牙往连、管二家致意，俱如期而至。高傒执觥言曰：“先君行多失德，老夫日虞国之丧亡。今幸大夫援立新君，老夫亦获守家庙，向因老病，不与朝班，今幸贱体稍康，特治一酌，以报私恩，兼以子孙为托。”连称与管至父谦让不已。高傒命将重门紧闭，“今日饮酒，不尽欢不已。”预戒阖人：“勿通外信，直待城中举火，方来传报。”

却说雍廩怀匕首直叩宫门，见了无知，奏言：“公子纠率领鲁兵，旦晚将至，幸早图应敌之计。”无知问：“国舅何在？”雍廩曰：“国舅与管大夫郊饮未回，百官俱集朝中，专候主公议事。”无知信之。方出朝堂，尚未坐定，诸大夫一拥而前，雍廩自后刺之，血流公座，登时气绝。计无知为君，才一月余耳，哀哉！连夫人闻变，自缢于宫中。史官诗云：

只因无宠间襄公，谁料无知宠不终。

一月夫人三尺帛，何如寂寞守空宫？

当时雍廩教人于朝外放起一股狼烟，烟透九霄。高傒正欲款客，忽闻门外传板，报说：“外厢举火。”高傒即便起身，往内而走。连称、管至父出其不意，却待要问其缘故，庑下预伏壮士，突然杀出，将二人砍为数段。虽有从人，身无寸铁，一时毕命。雍廩与诸大夫，陆续俱到高府，公同商议，将二人心肝剖出，祭奠襄公。一面遣人于姑棼离宫，取出襄公之尸，重新殓殓。一面遣人于鲁国迎公子纠为君。

鲁庄公闻之，大喜，便欲为公子纠起兵。施伯谏曰：“齐鲁互为强弱，齐之无君，鲁之利也。请勿动，以观其变。”庄公踌躇未决。时夫人文姜因襄公被弑，自祝邱归于鲁国，日夜劝其子兴兵伐齐，讨无知之罪，为其兄报仇，及闻无知受戮，齐使来迎公子纠为君，不胜之喜。主定纳纠，催促庄公起程。庄

公为母命所迫，遂不听施伯之言，亲率兵车三百乘，用曹沫为大将，秦子梁子为左右，护送公子纠入齐。管夷吾谓鲁侯曰：“公子小白在莒，莒地比鲁为近，倘彼先入，主客分矣。乞假臣良马，先往邀之。”鲁侯曰：“甲卒几何？”夷吾曰：“三十乘足矣。”

却说公子小白闻国乱无君，与鲍叔牙计议，向莒子借得兵车百乘，护送还齐。这里管夷吾引兵昼夜奔驰，行至即墨，闻莒兵已过，从后追之。又行三十余里，正遇莒兵停车造饭，管夷吾见小白端坐车中，上前鞠躬曰：“公子别来无恙，今将何往？”小白曰：“欲奔父丧耳。”管夷吾曰：“纠居长，分应主丧；公子幸少留，无自劳苦。”鲍叔牙曰：“仲且退，各为其主，不必多言！”夷吾见莒兵睁眉怒目，有争斗之色，诚恐众寡不敌，乃佯诺而退。蓦地弯弓搭箭，觑定小白，飏的射来。小白大喊一声，口吐鲜血，倒于车上。鲍叔牙急忙来救，从人尽叫道：“不好了！”一齐啼哭起来。管夷吾率领那三十乘，加鞭飞跑去了。夷吾在路叹曰：“子纠有福，合为君也！”还报鲁侯，酌酒与子纠称庆。此时放心落意，一路邑长献饩进饌，遂缓缓而行。

谁知这一箭，只射中小白的带钩。小白知夷吾妙手，恐他又射，一时急智，嚼破舌尖，喷血诈倒，连鲍叔牙都瞒过了。鲍叔牙曰：“夷吾虽去，恐其又来，此行不可迟也。”乃使小白变服，载以温车，从小路疾驰。将近临淄，鲍叔牙单车先入城中，遍谒诸大夫，盛称公子小白之贤。诸大夫曰：“子纠将至，何以处之？”鲍叔牙曰：“齐连弑二君，非贤者不能定乱，况迎子纠而小白先至，天也！鲁君纳纠，其望报不浅。昔宋立子突，索赂无厌，兵连数年。吾国多难之余，能堪鲁之征求乎？”诸大夫曰：“然则何以谢鲁侯？”叔牙曰：“吾已有君，彼自退矣。”大夫隰朋、东郭牙齐声曰：“叔言是也。”于是迎小白入城即位，是为桓公。髯翁有诗单咏射钩之事。诗曰：

鲁公欢喜莒人愁，谁道区区中带钩？

但看一时权变处，便知有智合诸侯。

鲍叔牙曰：“鲁兵未至，宜预止之。”乃遣仲孙湫往迎鲁庄公，告以有君。庄公知小白未死，大怒曰：“立子以长，孺子安得为君？孤不能空以三军退也。”仲孙湫回报。齐桓公曰：“鲁兵不退，奈何？”鲍叔牙曰：“以兵拒之。”乃使王子成父将右军，宁越副之；东郭牙将左军，仲孙湫副之；鲍叔牙奉桓公亲将中军，雍廩为先锋。兵车共五百乘。分拨已定，东郭牙请曰：“鲁君虑吾有备，必不长驱，乾时水草方便，此驻兵之处也。若设伏以待，乘其不备，破之必矣！”鲍叔牙曰：“善。”使宁越、仲孙湫各率本部，分路埋伏，使王子成

父、东郭牙从他路抄出鲁兵之后，雍廩挑战诱敌。

却说鲁庄公同子纠行至乾时，管夷吾进曰：“小白初立，人心未定，宜速乘之，必有内变。”庄公曰：“如仲之言，小白已射死久矣。”遂出令于乾时安营。鲁侯营于前，子纠营于后，相去二十里。次早谍报：“齐兵已到，先锋雍廩索战。”鲁庄公曰：“先破齐师，城中自然寒胆也。”遂引秦子、梁子驾戎车而前，呼雍廩亲数之，曰：“汝首谋诛贼，求君于我。今又改图，信义安在？”挽弓欲射雍廩。雍廩佯作羞惭，低头鼠窜，庄公命曹沫逐之。雍廩转辕来战，不几合又走。曹沫不舍，奋生平之勇，挺著画戟赶来，却被鲍叔牙大兵围住。曹沫深入重围，左冲右突，身中两箭，死战方脱。

却说鲁将秦子、梁子恐曹沫有失，正待接应，忽闻左右炮声齐震，宁越、仲孙湫两路伏兵齐起，鲍叔牙率领中军，如墙而进。三面受敌，鲁兵不能抵挡，渐渐奔散。鲍叔牙传令：“有能获鲁侯者，赏以万家之邑。”使军中大声传呼。秦子急取鲁侯绣字黄旗，偃之于地。梁子复取旗建于自车之上。秦子问其故，梁子曰：“吾将以误齐也。”鲁庄公见事急，跳下戎车，别乘辎车，微服而逃。秦子紧紧跟定，杀出重围。宁越望见绣旗，伏于下道，认是鲁君，麾兵围之数重。梁子免胄以面示曰：“吾鲁将也，吾君已去远矣。”鲍叔牙知齐军已全胜，鸣金收军，仲孙湫献戎辂，宁越献梁子，齐侯命斩于军前。齐侯因王子成父、东郭牙两路兵尚无下落，留宁越、仲孙湫屯于乾时，大军奏凯先回。

再说管夷吾等管辖辎重，在于后营，闻前营战败，教召忽同公子纠守营，悉起兵车自来接应。正遇鲁庄公，合兵一处，曹沫亦收拾残车败卒奔回。计点之时，十停折去其七，夷吾曰：“军气已丧，不可留矣！”乃连夜拔营而起。行不二日，忽见兵车当路，乃是王子成父、东郭牙抄出鲁兵之后。曹沫挺戟大呼曰：“主公速行，吾死于此！”顾秦子曰：“汝当助吾。”秦子便接住王子成父厮杀，曹沫便接住东郭牙厮杀。管夷吾保著鲁庄公，召忽保著公子纠，夺路而行。有红袍小将追鲁侯至急，鲁庄公一箭，正中其额；又有一白袍者追来，庄公亦射杀之，齐兵稍却。管仲教把辎重甲兵乘马之类，连路委弃，恣齐兵抢掠，方才得脱。曹沫左膊，复中一刀，尚刺杀齐军无数，溃围而出。秦子战死于阵。史官论鲁庄公乾时之败，实为自取。有诗叹云：

子纠本是仇人胤，何必勤兵往纳之？

若念深仇天不戴，助纠不若助无知。

鲁庄公等脱离虎口，如漏网之鱼，急急奔走。隰朋、东郭牙从后赶来，直追

过汶水，将鲁境内汶阳之田，尽侵夺之，设守而去。鲁人不敢争较，齐兵大胜而归。

齐侯小白早朝，百官称贺。鲍叔牙进曰：“子纠在鲁，有管夷吾、召忽为辅，鲁又助之，心腹之疾尚在，未可贺也。”齐侯小白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鲍叔牙曰：“乾时一战，鲁君臣胆寒矣！臣当统三军之众，压鲁境上，请讨子纠，鲁必惧而从也。”齐侯曰：“寡人请举国以听子。”鲍叔牙乃简阅车马，率领大军，直至汶阳，清理疆界。遣公孙隰朋，致书于鲁侯曰：

外臣鲍叔牙，百拜鲁贤侯殿下：家无二主，国无二君。寡君已奉宗庙，公子纠欲行争夺，非不二之谊也。寡君以兄弟之亲，不忍加戮，愿假手于上国。管仲、召忽，寡君之仇，请受而戮于太庙。

隰朋临行，鲍叔牙嘱之曰：“管夷吾天下奇才，吾言于君，将召而用之，必令无死。”隰朋曰：“倘鲁欲杀之如何？”鲍叔曰：“但提起射钩之事，鲁必信矣。”隰朋唯唯而去。鲁侯得书，即召施伯。不知如何计议。再听下回分解。

